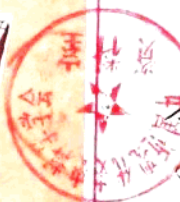


14.85



85



九江縣文史資料選輯

并德珩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九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江籍当今著名学者许德珩在为本书题写书名前的留影

(许建国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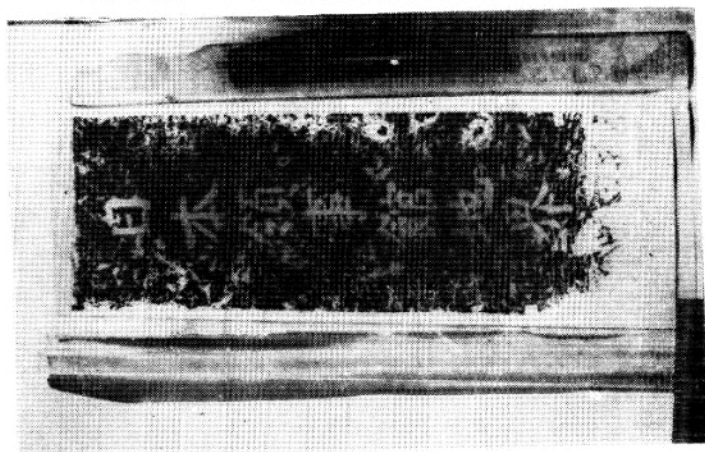




座落在九江县城沙河街叶家山顶端，巍峨瞩目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青松常抱，旭日高照，革命精神，万古长存。

（徐昌炉摄影供稿）

二十世纪初日帝在九江城滨江地带攫取租界地段的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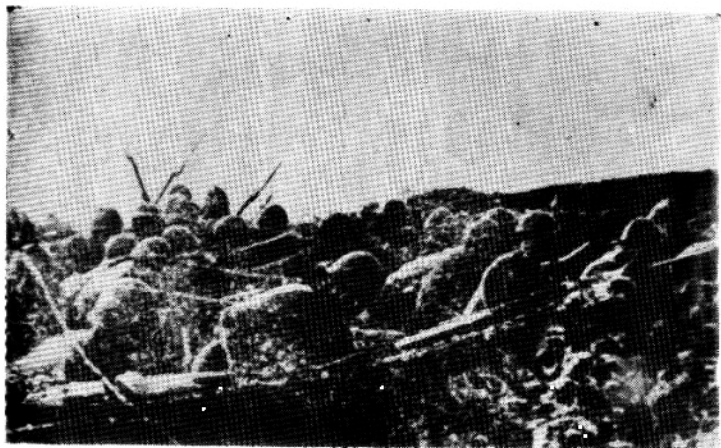


（九江市委党史办、市档案馆藏稿）



一九二七年初，《民国日报》刊载的收回九江英租界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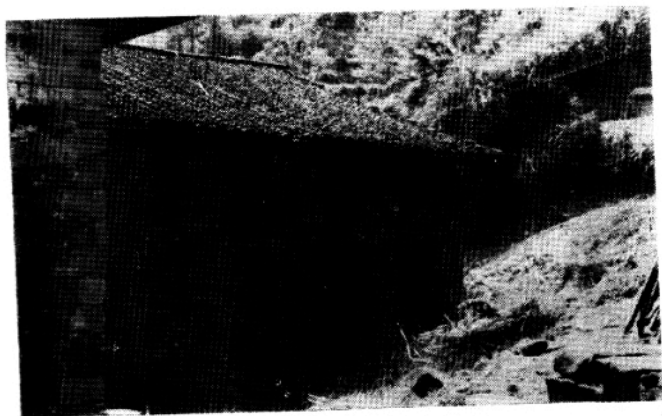
（九江市委党史办、市档案馆藏稿）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侵略军于九江附近登陆
(九江市委党史办、市档案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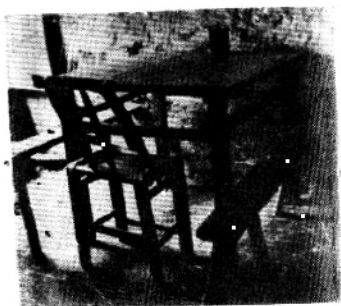


遭受日军炮火轰击后的九江江边沿岸
(九江市委党史办、市档案馆供稿)



一九三八年赣北红军抗日游击队，设在九江县岷山乡陈村的队部旧址

（杨意同摄影供稿）



中共赣北工委书记、抗日游击队队长刘为澍办公室原物陈设

（潘应旺供稿）



清·德化县（今九江县）籍，民初全国著名记者黄远生先生遗像

（录《逸生遗著》）



座落在九江县城沙河街叶家山下——我国东晋时代伟大诗人陶渊明祠(靖节祠)和
纪念馆全景(左:靖节祠、右:纪念馆)

(杨意同摄影、周良弼供稿)



（万心华供稿）
九江县著名旅游景观洞泉——水帘洞



（万心华供稿）
九江县著名旅游景观洞泉——蟠桃树

《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目 录

前言.....	(1)
铁窗生活回忆.....桂 蓬	(4)
九江人民收回英、日租界的斗争.....桂家鸿	(30)
“江永”轮爆炸事件始末.....潘治富	(43)
不斩楼兰誓不归	
——罗漠的戎马生活回忆录之一.....罗南强	(53)
峥嵘岁月	
——赣北工农红军的战斗历程.....李国龙	(78)
九江沦陷及日军对九江人民的蹂躏.....潘治富	(84)
战斗在南浔线上的一支红军抗日游击队.....刘 杰	(94)
江西战时青年服务团第三大队	
在九江的抗日宣传活动.....李国龙	(103)
仗剑斗敌顽，挥笔战群魔	
——辛忠荃的战斗生平.....潘应旺	(106)
著名记者黄远生.....李荣琳	(116)

卅年春风送“瘟神”

- 九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简史……………朱康雄（130）
- 陶渊明祠、馆述概……………张人鑫（134）
- 九江县建置沿革浅述……………张荣海（139）
- 九江地名考……………陈新民（144）
- 蔚为奇观的涌泉洞……………徐昌炉（149）
- 清代两广总督李鸿宾其人其事……………刘晓祥（152）

前 言

遵照《政协章程》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规定，及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与县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资料性的内部刊物，目的在于为探索、研究九江县的近、现代社会史，提供参考素材，同时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供参考资料。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在五十年代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光荣任务，是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创业工作。因此，我们把做好九江县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决心尽可能地把我县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发掘出来，并整理出版，使读者能从中吸取教益，为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九江县地处长江之滨，素有赣北门户之称，鱼米之乡之誉，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尤其是近百余

年来，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斗争事迹，可歌可泣。同时，中外反革命势力，当年也曾猖獗一时，他们同革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过长期的反复较量，均以灭亡告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把魔鬼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让他遗臭万年；并高举革命的旗帜，让它千秋万代，高高飘扬。

《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的出版，适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故本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突出统一战线的特点和坚持“求真存实”的方针，以反映乡土抗战题材为主，着重记载了我党领导的红军抗日游击队的抗战业绩。同时也从事实出发记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官兵的一些抗战活动。使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从中了解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九江县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精神及其所蒙受的苦难；此外，本书还展现了大革命前后、土地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历史画面；还介绍了一些有关九江县的文化历史知识和自然景观。以期能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斗志。除文章之外，还附上了一些历史图片，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但是，由于水平有限，疏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是我县政协委员和广大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耕耘的园地。一九八六年，我们将组织第二辑的出版。敬请县内外各界朋友，继续给予大力支持。热烈欢迎搜集与撰写我县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事、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上层人物的活动，也欢迎从反映历史全貌出发，搜集与撰写中、下层人物的活动。

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求真存实”的方针，可以秉笔直书。特别欢迎具有“三亲”（亲见、亲闻、亲历）阅历的人士，撰写真知灼见的回忆文章，贡献出珍贵的历史资料，共同努力开创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政协九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

铁窗生活回忆

桂 蓬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反动政权，直接实行极端残酷的反动统治。从一九三〇年冬到翌年四月，两次派重兵，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虽然连战皆捷，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伟大胜利，而这时，党内却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13页）使党在白区的工作一再受到严重挫折，成批的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屠杀或逮捕投入监狱。我就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在上海被捕，在国民党的惨绝人寰的监狱中整整度过了六年半的铁窗生活。

被 捕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江临时市委派我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赣北革命斗争情况。我到上海和党中央接上关系，正在这时，由于党中央《红旗报》印刷机关，被敌人破坏了，他们发现了

我的临时住址。四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在法租界康梯路一个亭子间，我被捕了。随后陆铭真同志（现名陆维特，现福建省科委主任）来到了这个亭子间，也被埋伏在这里的侦探逮捕。这一天被捕的除我们同案的陆铭真、吴锡恒、顾孟如、石秀英和我五人外，还有另外一案的关向应同志（化名李世珍）、刘威同志、陶忠保同志等人，也被捕了。

我被捕后，当即押往卢家湾捕房。一到捕房照例是要用重刑来逼讯口供的，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审讯，又把我押到英租界老闸捕房，关在一个铁笼子里。我到这里时已经关了顾孟如、石秀英两位女同志，我关进去以后，接着又把吴锡恒、陆铭真同志关进来，因为铁笼子太小，五个人实在关不下，敌人又把我们一起转押到虹口捕房。在虹口捕房，我和陆铭真同志同关在一间房子里。陆见我像个“土包子”样子，问我是从哪里捉来的，我说在法租界康梯路亭子间被捕的，他一听便知道我们是同案，便对我说：“打官司，要会打”，“各打各的，不要牵涉其它人，不要乱说。”看样子，他也是受了刑的，因而我们没有多谈，便倒在地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一个巡捕喊我出去，我以为是提审，一出门便有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站在我面前。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律师，是来为我辩护的，要我把案情告诉他。我就把原先的口供告诉他，他听后就走了。当时我想这个律师是从哪里来的？在上海我没有亲戚，是谁这样关心我呢？律师走后不久，巡捕又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与人对质。这时来一个老太婆，我一见便认出她是王兰同志的母亲。她向我走来，她一边走，一边哭，用湖北黄梅方言说：“哥咧！我哪认得你！”上海人是听不懂这种方言的，我一听便知道这是她暗示我不要说认识她。

她来到我面前以后，审问的人问她，“他（指我）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王母说：“我不认识他。”审问的人说：“你怎么不认识，他是从你那间房里抓来的。”王母说：“我是包衣服洗的，住我房间里的是个中国人①，他，我不认识。”我也说不认识她。敌人无法，又把我押回捕房。

过了几天，敌人又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这里已先关了一位遍体鳞伤的人，睡在地铺上痛苦地呻吟。我进去以后，他挣扎着坐起来问我，“你为啥抓来的？”我说：“是政治犯，被捕的那天晚上已审讯过一次，还有个律师要来为我辩护。”他说：“那就好了，往后他们就不敢公开用刑罚逼供了，敌人抓到共产党的时候，就立即用重刑来审讯，企图借此来迫使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变成一个无耻的叛徒，供出更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妄图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同时也妄图逼使共产党员供出自己的革命活动历史，作为杀害共产党人的根据。”他还说：“我也是政治犯，敌人对我们这些政治犯，是非常残忍的，目的就是要把革命人民斩尽杀绝。我们对敌人不能存在任何幻想，只有斗争。为了斗争，为了共产主义，为了解放全人类，敌人的刑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已被审讯过多次了，每次审讯都是用刑的，什么‘三上吊’、‘荷兰水’都用过。昨天我还坐了老虎凳了哩！”他这一番话对我教育很深，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敌人用的刑罚确实很多，还有什么“外国烟”、“钢针插指甲”，最残酷的是用电刑。这些刑罚这位同志差不多都经受过，他的坚强同敌人的残忍，当时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志叫焦光华（即焦敏之），是山西省忻县人。就在他同我谈过话的第二天就被敌人提走了，从此一去未回。